

穿越領域的旅行

前言

在這冷冷的初春，我們跟故事閱讀說再見，開始挑戰資訊閱讀。

微涼的天氣，不僅反映在衣著上，更在我們與陌生的書本形式中隔了一層重重的生怯，先前練習過的閱讀策略與能力也像這早春的蟲兒般，僵直了些。

所幸，天暖得早，腦中的連結如佛跳牆般在提醒與討論的回鍋下加溫，加入大意、提問與背景的調佐，聊書的香味四溢，經過辯證討論，說明性文本內容逐漸顯得香辣帶勁。

再見故事閱讀

大家都愛重口味

上學期的開始，第一個嘗試是關懷自己與他人的主題教學：「讚美、鼓勵、拒絕與保護」。我們從兩兩分享，小組討論的你聽我說、我聽你說到對他人的話提出一些問題與想法。我們閱讀了偉人傳記、風俗民情，逛遍了地圖上的大街小巷，看看摺紙學歷程，也看了許多故事。最後學生告訴我：「我們喜歡感人的故事，可以不要上下一個單元嗎？這個單元想要停久一點。」

真不知該哭還是該笑，該慶幸的是孩子們有主見，了解自己的閱讀品味，又有勇氣拒絕老師的安排。難過的是，我都想好了要做些什麼，大家不試試看嗎？我覺得我下個單元也好像設計的還不錯啊～～！

也許孩子是愛上了閱讀的感覺，不一定排斥其他的單元主題。

最後是我屈服了，所以從上學期期中之後，我們就開始讀重

單元主題只是做更多閱讀的籍口，先讓孩子盡情享受，下個單元再換胃口，無傷大雅。老師能聆聽學生，學生才會願意開口。

口味、可憐感人、極煽情或與困苦的環境奮鬥，感人肺腑的故事：一下子奶奶忘記我、一下子妹妹聽不見、一下臉上有箭靶……整堂課都在這樣的淒風血雨中度過。

新年新希望・《百步蛇的新娘》

過了一個寒假，總是新年新希望——希望——於是催生出這學期的故事主題——「許願」，可是放了個假，頭腦放的可能還比身體睡的還多，很多上學期會的，如故事的背景、大意、提問似乎都忘光了。第一堂課就衍生出許多問題，讓我不禁自問：這學期，狀況會良好嗎？

很慶幸的，總有幾個小組討論的主持人記住上學期學了些什麼，他們帶了幾趟討論，第二天就幾乎已經功力回到原來的八分狀態了。（疑～～老師在幹嘛？）阿熾分享《百步蛇的新娘》故事大意和討論就實在可圈可點：

威：「為什麼蛇王要她嫁女兒？」

熾：「因為漂亮啊。」

威：「是喔！」

師心中的 OS（不是吧～～他胡謔你也不求証啊～～也太好說話了吧！）

豪：「那個不幸的消息是什麼？」

熾：「要把女兒嫁給蛇王。」

這時，在一旁蟄伏已久的小雯有動作了！

師心中的 OS（哇～～難得看你參與討論耶～～真棒！！）

雯：「可不可以把書放中間，我看不到！」

師心中的 OS（驚～～！難得發言，竟然是跟故事無關）

但經過小雯這麼一說，大家都更專注的圍著書看了。

師心中的 OS（原來跟故事無關的話也可能很重要，真的！！！！！！）

辯，就是說得很辛苦 × 2・《快樂王子》

阿祥分享《快樂王子》時，因為一個雕像與一句話而展開激烈的討論：

祥：「這本書沒有人物！」

學生沒離題，教師默默觀察，寫出他對每一句話的 OS，學生從討論中學，教師從反思中學。

師心中的 OS（沒有人物，那故事怎麼發生的？）

雯：「有啊！有王子跟燕子。」

祥：「王子是雕像不是人，燕子是動物。」

雯：「可是他們有說話，是人物！」

熾：「那為什麼雕像會說話？有神在裡面喔！靈異現象？」

大家：「*（&）（*&@*&へ\$&*」開始一連串七嘴八舌的討論，這時在旁邊沉寂很久的老師說話了：「這個議題很好喔，值得你們說這麼多，就表示很有討論的價值。這部分我們回到座位之後再討論，先繼續分享吧！」

大家回座以後，請大家對於王子是人物還是物品提出自己的看法跟理由：

支持王子是物品的有：祥、熾、豪、雯、丞，理由如下：它是雕像、是金子做的、不會動。

支持王子是人物的有：威、豪、雯、丞，理由如下：會說話，有故事情節跟感情。

奇妙的是這當中有人認為同時具有物品的性質與人物的特質，但說的都對。於是我做了這樣的結論：

「支持王子是物品這個觀點的這些人，從現實來看，他的性質跟外觀確實是物品。這是支持王子是物品這個觀點的理由；支持王子是人物的這些人，是從故事情節來看，確實符合故事中人物的特質。」

以往我們讀的故事人物都會動，所以有些人認為沒有動作不算人物，那是從過去的經驗歸納出來的一個結果，但也有人用的是王子有感情有台詞，跟以前的人物一樣，這也是一個從過去經驗歸納出來的結果。

當我們用不同的觀點看同一件事情的時候，本來就會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我們必須尊重他人的觀點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們在這當中都找到了支持你們自己觀點的理由，這才是我覺得你們真的跟在閱讀與觀察上有進步的地方。」

初試挑書

以往都是我挑好書本讓孩子來看，但不知道是不是種在學生間會傳染的流行也傳染到我身上了，我覺得為什麼每次都是我？

找出自己判斷的標準（判準）是重要的思考技能，培養的好方法，是討論和分析。假如教師急著給答案，就失去培養能力的機會了。

教師經常分析思考的方向和歷程，給學生聽，學生會逐漸內化這個思考方式，學會獨立思考

有了好人和壞人的定義，不一定會解決「判準」的問題。

教師在挑戰孩子的判準，學生需要練習運用多元的資料和討論來澄清個人的概念。

「好人」和「壞人」的辨別，縮到「好」與「壞」的辨別，其實是拉高的層次到更原始更接近「大概念」的境界。再上一層樓就是文學作品探討的「善」與「惡」。

所以決定今天來個挑戰，帶孩子們去圖書館找故事，而且是有壞人的故事。

學生的反應很有趣，如果故事中的人物吵架，就是壞人，打架＝欺負。我發現學生找書的方法如下：1. 看書名、2. 看插畫、3. 看少少的內容。不過找到的書確實裡面有壞人的，但一看到書之後我也開始後悔了，我發現學生挑來的書字數偏多。有壞人的書真的不多連我自己找都很有困難，最可怕的發現是書中劇情比繪本複雜很多。

余豈好辯哉

學生一定認為老師很奇怪，總愛出一些很奇怪的任務。今天的任務是：許兩個願望，一個好願望，一個壞願望。但是老師不定義清楚，於是產生了下一段的爭辯：

熾：「好的願望是希望大野狼有漂亮的條紋，壞的願望是希望大野狼吃到小羊。」

威眉頭一皺，發現事情並不單純：「老師，他的願望好奇怪，為什麼兩個都是好的願望？」

一向溫和的熾一反常態堅定的說：「沒有，一個好的一個壞的。」

這段對話衍生了不小的爭辯，大家都認為是好願望，只有熾認為是壞的，而且他很堅定不肯改變。這時沉寂的老師說話了：「還有人要分享的嗎？沒有的話我們先回座位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吧！熾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看法！」

於是我們對於「希望大野狼吃到小羊」這個願望做了一下調查與支持觀點的理由：認為是個壞願望的只有熾一人，原因是這對小羊是壞的。認為是個好願望的有一些人，他們的看法分別是：

予：大野狼喜歡吃小羊也有吃到小羊是好事啊！

豪、威、雯、丞：吃小羊可以填飽肚子也很營養是好事啊！

祥：小羊很好吃！

於是我做了這樣的總結：

「大家的看法是：對大野狼是好的。這是大家的觀點，以大野狼為出發點，因此認為這是個好願望，而熾是以小羊為出發點，因此認為這是個壞願望。所以這其實沒有對錯，你們的答案都很好。那麼，熾你現在聽到這麼多人的意見，會不會想要更換你的答案，，投靠大多數的人，認定這是一個好願望呢？」

一向隨和的熾堅定的告訴我：「不會！！」

這時，愛徒一號小威為我們這段話下了一個註解：「因為熾是善良的人，所以為小羊著想；因為大家是現實的人，所以為大野狼著想；因為老師是個平和的人所以說大家說的都是對的。」

讀了幾個故事後，正疑惑故事閱讀該再往哪走之時，語言治療師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方向——知識性文本的閱讀。在此，向伴隨著我們成長兩年多的故事繪本說聲：「再見了！故事閱讀。」



好學生！好老師！優質的討論，引出優質的結論。

你好！請問你是知識嗎？

疑～找錯人了？

這間教室的老師很奇怪，總愛出一些很奇怪的任務，這句話在上一章已經說過了，但這次更奇怪，要孩子們去找跟主題有關的書。主題是月亮，沒任何鷹架跟支持，就是盡可能的去找跟月亮有關的書，只要拿來說明哪裡跟月亮有關。一場鬧劇於焉誕生：

生：「老師這本可以嗎？」

師：「可以說明哪裡跟月亮有關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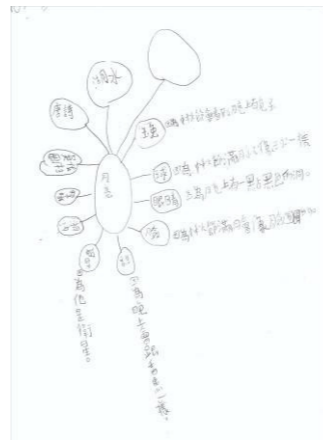
祥：「恩，不知道要從哪找。」

- 孩子們知道主題是月亮，沒有偏題。
- 所找到的繪本，可能只有某些跟月亮有關的概念（如：晚上看到），學生就認為這本書與主題有關。
- 學生能從書名有月亮一詞來判斷它是否與主題有關，但欠缺更間接的概念。

孩子共同的概念圖，代表著共同能夠挖出來的「已知」教師不應求其量，須求其真實性，即是真真正正是孩子的已知，不是依老師反覆提問獲得的補充。

大家合作之下，生出了一個很不完整的概念圖，因為看到月亮時所聯想到的內容似乎不應該只有這些，但學生當時就只這想出這些。一個小小的概念圖，幫助我們聚斂想法，讓我們在找書的時候能找到相關的書。至於成效，相較於上次的六本，這次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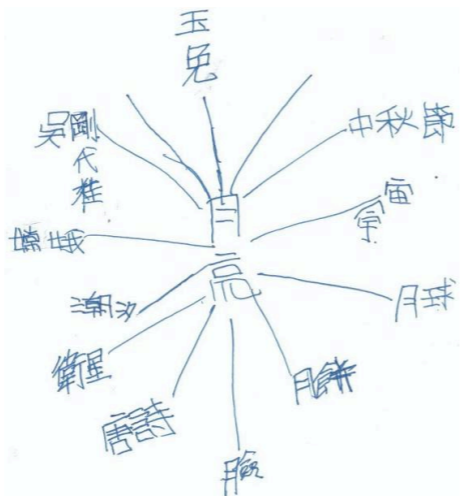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「部首能猜出一些意思吧，嫦娥是男生還是女生？」



在 KWL 的學習流程中，最重要的練習就是整理知識，不求標準答案，不求知識量、不求分類精，求的是反覆思索和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來整理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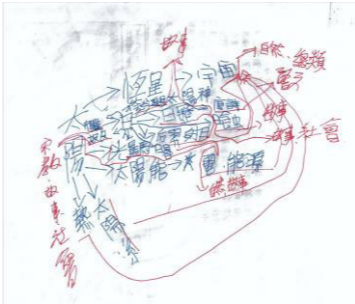
教師歸納統整學習的過程，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能力，是最有效的鼓勵和肯定。

祥：「女生，所以是「女」部。」
老師轉身在白板上寫下了兩個女。
師：「剩下的呢？旁邊的部件可能提供一些聲音。」
熾：「我知道，一定有常。」
師轉身寫下兩個字：「長」、「常」
師：「兩個都念「常」，哪一個才對？」
熾：「那一個才對。（指嫦）」
師：「那剩下的娥呢？女部加上什麼念起來是「娥」？很多部首加上那個字也會念「娥」喔。」
威：「加上「我」就是嫦娥的「娥」了。」
師：「為什麼你知道要加上「我」呢？」
威：「因為飛蛾的「蛾」就是蟲加上了「我」，念做「蛾」。」
豪：「還有白鵝的「鵝」也是鳥加上我。」
老師轉身把剩下的字補完後，和大家聊了一下。
師：「這個不會的字，不是沒學過，只是一時忘記了對吧？那就猜一猜啊，我有告訴你們正確答案嗎？還是你們自己想出答案的？」
生：「自己想的，有人想出部首、有人想出「常」、有人想出「我」……」
師：「所以你們很厲害啊，既沒有人告訴你正確答案，也沒有去查字典，也沒有查書籍。只要有一些線索就可以幫助自己把字記得啦。請記住這樣的方法喔，當你不會的時候就猜一猜吧！像阿熾雖然忘記了字怎麼寫，但湊出對的字的時候，就能分辨哪個是對的，哪個是錯的，表示你還是記得這個字大致上長怎樣，以後有機會多多猜吧。猜熟了可以幫助你在考試的時候不會寫的字還有猜出來的可能。」



智慧發出的光芒勝恆星

其實，當初我只是希望孩子們可以把提出的概念，分為兩大類——「知識性讀物」和「故事性讀物」，沒有很大的野心想能拉到高階的分類，但今天的討論卻遠超過我所預期的……



孩子們習慣了大家字都很醜，反正是寫給自己的。寫給自己看的東西字寫錯了，老師也不會要訂正，所以都大方的醜，大方的錯。直到哪天真的醜到連自己都看不懂，就知道醜也要醜得有節制。哪天錯到連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原來的意思是什麼，就會求救，或者自我改進和糾正

有時候，培養美感和書法家，大部分時候須注意培養寫筆記的思想家，就不會為了表面的字體，犧牲了孩子的腦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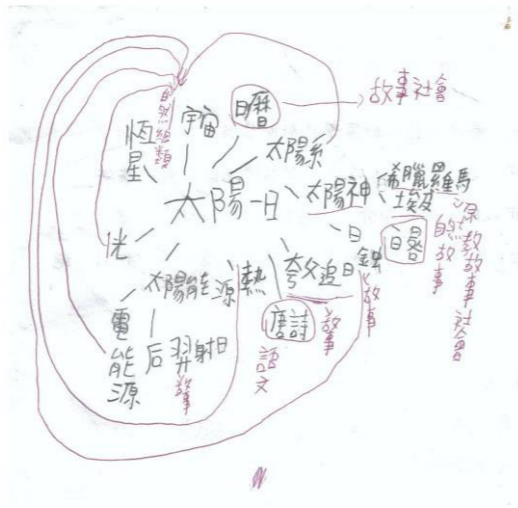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孩子邊討論，邊把他們所談到的概念寫下來，最外圍的分類是孩子們想的，原本只想要分成故事跟知識，但他們竟能把自己學到的圖書館分類應用出來，如此一來更能幫助他們找到與主題有關的書。像是「總類」，我就壓根不會想到這些知識可以在總類找到。

孩子們利用概念圖加上分類，更有效率的幫助自己找到和主

題有關的書。

在這個階段進行了一些任務和迷你課程如下：

- 提個和主題有關的問題
- 看大綱、目錄找需要的內容
- 找一找與主題有關的關鍵字
- 提出問題在書中無法解答，怎麼做？
- 同一個問題，在不同書中的訊息不同，怎麼辦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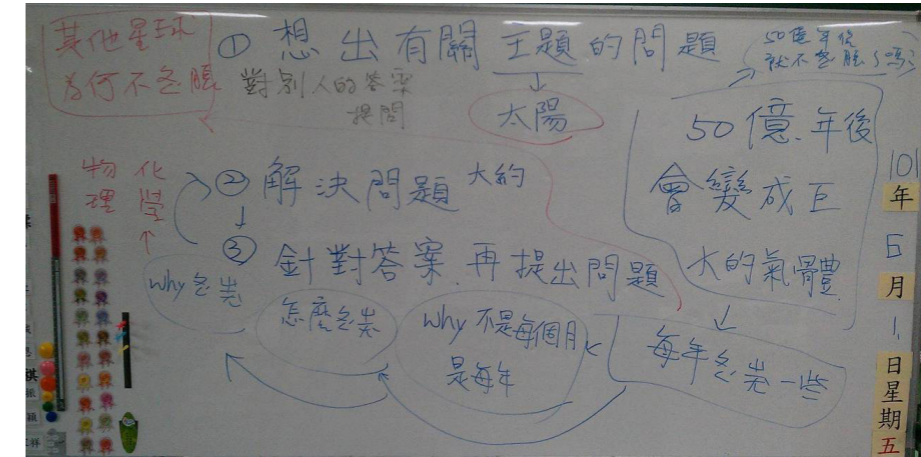
然後，不會輕易放過孩子的老師，又要出怪招了。在讀這個主題的時候，給了一個無法終止的任務：

- 說一個和主題有關的問題 → 在書中找出解答 → 針對他人的解答再提出一個問題 → 找出解答

聰明的威眉頭一皺，發現事情並不單純：「老師，這樣不就沒完沒了了嗎？」

奸計被識破的師不慌不忙的說：「知識的探索本來就是無窮無盡的啊！」（說得真好）

就如同程式寫不好，迴圈會跑到電腦當機一般，聰明如威也要敗在這無窮無盡的知識探索下，乖乖的與知識互動。這天，一向少寫白板的我才真正發現原來白板出問題了……



這個問題不是像大家肉眼上看到的：字太醜、版面安排有問題、字太大、懶得寫國字還寫注音跟英文、版面太亂……（雖然我也承認有這些問題）但真正的問題是，他們的討論太精采了，老師野心太大想盡量記錄下來。

豪：「我想知道太陽以後會怎樣？我找到的是五十億年後會變成巨大的氣體。」

威：「我這裡也有寫，每年會膨脹一些。」

熾：「我這裡也有寫到耶！」

師：「那我們可以針對這個問題再做一些提問嗎？」

豪：「為什麼不是每個月是每年？」

威：「他是怎麼膨脹的？」

祥：「為什麼會膨脹？」

予：「五十億年後就不再膨脹了嗎？為什麼？」

丞：「其他星球為什麼不膨脹？」

在我們討論的歷程中，也發生了一些讀知識性讀物很容易遇到的問題，像是下面這一段對話：

威：「老師，這兩個字怎麼念（氫氦）？」

師：「知識性讀物好像有注音的比較少，你可以猜猜看，或是需要別的書籍幫助你。」

思想家要有野心
把每一片思想留下來，假如教師做的示範有效，學生逐漸會模仿，開始寫筆記。

學生話多，老師話少，是理想的探究和共學模式。

祥：「可以查字典，我去拿。」
威：「我猜這個（氦）念「害」。」
雯：「我猜（氫）念做「清」。」
熾跟祥查字典，熾：「有這個部首喔？（指气部）」
師：「……………阿熾，從你小到小五，你真的有上過國語課嗎？」
熾：「有啊！」
師：「那怎麼會有這個疑問呢？」
熾：「阿災！忘記了。」（感謝你讓我學到了你們很遵循，學了就是要忘的這個原則。）
祥：「老師，那個（氦）念「害」，這個（氫）念「清」，……（念出一串沒人聽得懂的字典解釋）」
那串解釋連我都聽不懂，不過威跟雯倒是都很開心他們猜對
師：「小威，你怎麼會覺得它念害？」
威：「好像不知道在哪有聽過這個氣體」
師：「雯，你怎麼會覺得它念清？」
雯：「因為那個「丕」，跟輕一樣，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念做「輕」。」

就這樣，在初識知識性讀物中我們結束了一學期的課程。過了暑假後，慢慢的進入了這學期的主題，經驗的豐富與技巧的熟稔奏鳴出下一段驚艷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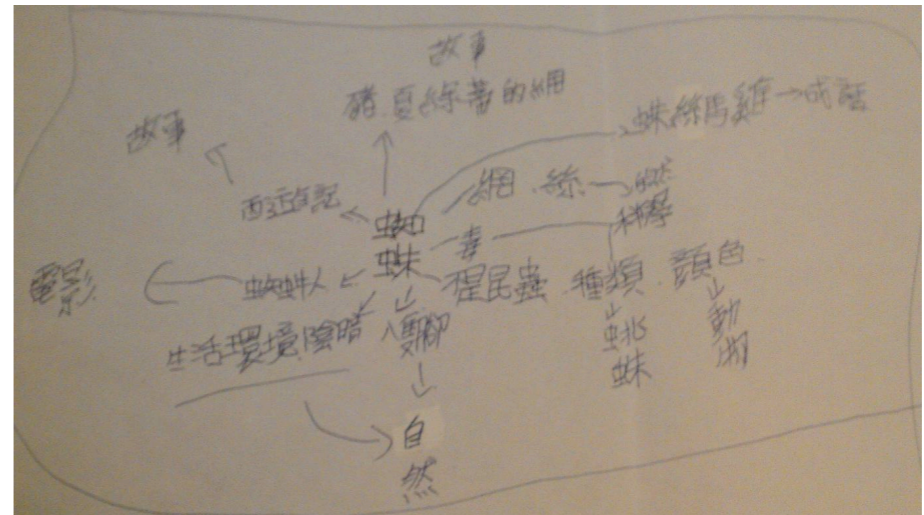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年，我們找書、讀書，
在這中間與知識為伍，不斷的探訪，
「你是我要的知識嗎？」默默的問著眼前這串
橫折、豎鉤……
這茫茫書海中都是知識，但，是我要的嗎？
於是自問著、自答著，欣喜的拿到老師面前
「書中哪裡和這次的主題有關？」一貫的漠然
問道。
「這裡！」看著眼前人的錯愕，不待回神便主
動說明……
「好！你做得很棒！再去找下一本吧。」赤貧
的回答與驚訝間，昂首闊步再尋下一份神氣。



知識就是力量

再探盤絲洞

這一次換成有毒的動物。首先，我們與最能搭起有疑（請放心，我沒打錯字）橋梁的蜘蛛：



在討論蜘蛛的歷程，就明顯可看出孩子們已經有一些稍微上層的概念了，連電影中的內容都出現了，只是苦命的老師在找書的歷程中還是被孩子們嫌棄了。找書的成績並不算太好，只有十九本。

孩子們找完書後，微帶疲累的說：「老師，蜘蛛的書比較難找，蛇的書比較好找！」

師：「真的喔！你們不只有注意到蜘蛛的還有注意到其他的呢！」

威：「對啊！蜘蛛的書旁邊都很多蛇的，下次我們找蛇好不好？」

熾：「找蛇喔！很刺激捏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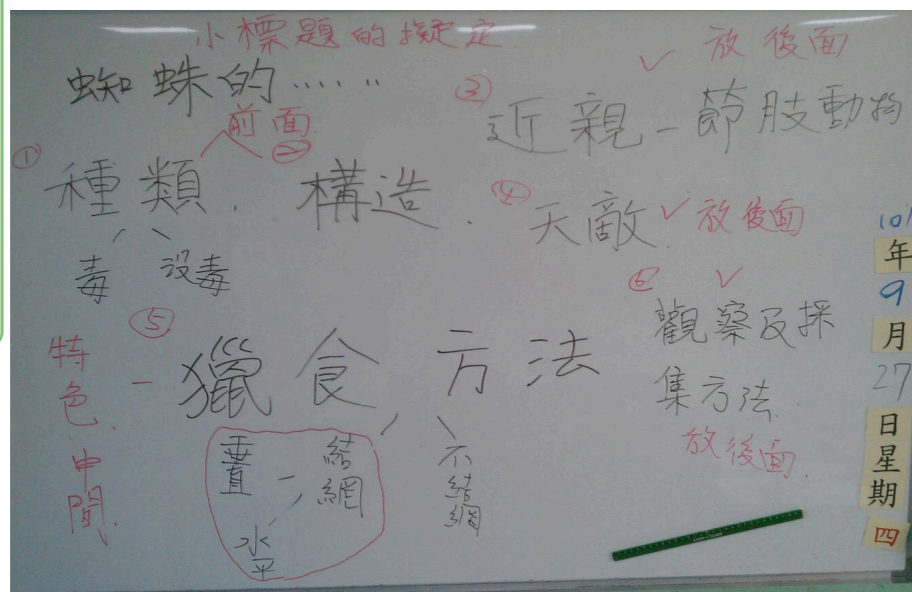
師：「那我們快點把蜘蛛讀完吧！這樣下次我們就可以討論跟蛇有關的主題了。」

祥：「蛤～！不能明天來換嗎？」

老師能夠隨時發掘出孩子話語的光明面，能夠擺脫已訂的目標，就能夠維持孩子求知的動機。

許多老師會認為孩子在賴皮或不聽引導，居璋老師卻看到孩子的自主，只是一念之差。有時候，換一個角度，從正面來思考孩子的動機，孩子也會跟著老師的思路，開始了解自己的行為和目標了。

下巴掉地上



師：「如果你們是作者，你們會怎麼排列這些章節？你們覺得哪些比較不重要的會放在最後說。」

師：「大家都同意嗎？還有沒有人認為有哪些比較不重要可以放後面的？」都沒有人有異議。

師：「那哪些很重要你們覺得要放在最前面的？」

京：「因為一本書最精彩的地方是中間，蜘蛛的獵食方法是蜘蛛的特色，很特別，所以要放中間。」

大家：「嗯！對啊！本來就是這樣。最好看的地方本來就在中間啊……（@*#&（\$*#&……」

打鐘下課後，只剩下瞠目結舌，下巴掉到地上的老師兀自驚愕……。

就是一個字，爽



除了最高的部分是我寫之外，這次連寫白板帶討論都交給學生了，只是看來似乎字體沒有進步太多（嘆）。自從上次的分章節活動之後，很明顯的，孩子的概念圖會先分完大概概念後才細分內容。真是越來越驚人了，上次上課跟這次上課只隔了一次，就有明顯的成長，孩子的潛力著實無窮。

對呀！而且，老師重要的放後面，也不錯呀，作者可能想逐漸增加重要性，把結論放在最後！

孩子能獨立畫概念圖了。

很巧的，圖書室志工是個新志工，今天比較早到，聽到了我們的對話，下課孩子離開後，我們邊借書，邊閒聊：

我：「因為我們是資源班啊！」

我：「他們平常都在自己的班上，有課才需要過來。」

我：「是啊」

我：「看起來像嗎？」

當然，事後我還是說明了何謂資源班，以及孩子們確實在班內課業考試表現沒那麼好，但志工媽媽卻認為，孩子們表現出的才是真的，而我也認為，我的孩子很資優。這段對話下來，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字——爽！

幾經挫敗，我們藉由概念圖與討論的指南，漸漸從這茫茫書海中探得一絲知識的輪廓。原來知識就在這探究裡，端看如何討論，如何從彼此的言談中激盪出火花……

[illegible]

居璋老師帶動孩子的大地圖，屬於交互教學模式 (reciprocal teaching)，有計畫的把學習的主權逐漸移交給同儕合作，再逐漸轉移到個人身上。開始的時候，老師決定一切，包括挑書、示範畫概念圖、提問和主導 KWL 的討論。過了一陣子，孩子跟據主題找書、討論時老師的發言減少，孩子可能自訂討論的方向或自訂探索的主題。到最後，學生可能獨立完成一個專題的探索。

在閱讀教學方面，居璋老師的教學屬引導式的 (guided reading)。教學前，老師先衡量孩子能夠帶來的知識和能力，再挑選合適的文本。合適的文本，是孩子在教師給一點點引導和方向之下可以獨立閱讀的，但是須有一點點的挑戰性，也即是 Vygotsky 的最近發展區的難易範圍。

上課的時候，老師給學生一個閱讀任務（例如：找出書中的壞人）或是指示學生用某一個方法閱讀（例如：KWL 先整理已知和提問，再閱讀找資訊），然後放手給孩子獨立閱讀。

閱讀後，老師帶領學生討論他們執行任務時的發現，或是讓小組分享和「聊書」，最後替學生歸納這堂課的學習歷程和閱讀方法。

